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四

內樣巾子

舊輿服志武德已來始有巾子中宗景龍四年三月
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本紀誤作甲子已見
前宋鳳臺子王得臣彥輔塵史卷上禮儀篇云隋大
業中牛宏請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唐武德
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賜百僚絲葛巾子中宗賜
宰相內樣巾子蓋於裹頭帛下著巾子耳錢希白南

部新書丙同如王錢二說巾子隋時已有不始唐初
但用桐木自不如絲葛著裏頭帛下一語其製可見
總論新書兵志

舊書無兵志新書補之甚善但其首段泛說一朝大
意而終之云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
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
之迹以爲後世戒云愚謂征防守衛事之大者後世
所欲考而知者正在乎此乃謂其不可悉記而略去
之何也旣略去制度不詳而記廢置治亂何益且此
段之前半截極力提唱搖曳府兵立制之美又言府

兵之所以爲美者以其能寓兵於農使人讀之不覺神往及徐徐讀至下文實敘府兵制度而所謂寓兵於農者仍不可得而詳也所云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者畢竟如何節目如何不盡合古如何得其大意但有空空唱嘆絕未明敘其制令人徒增悵悶夫古今時勢不同當隋唐而必欲行三代之事反嫌執泥府兵不盡合古得其大意此正其善於調劑處何但空說一番乎此制起於周隋定於唐初至天寶而壞一壞不可再復然其立法之善存之足備采取竊計三百

年中兵事頭緒繚多而提掇唱嘆空句亦敘事之不可少者約須二萬言可了今只七千餘字宜其不詳乃新志既不詳而通典兵門但載行伍營陣中事於府兵全不記載亦爲可恨

武德三年析關中爲十二軍軍置將副一人以督耕戰六年軍置坊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軍將不但督戰且督耕又有檢察戶口勸課農桑者可見府兵平日卽農夫也無不耕而食者其制美矣但所耕之田不知在何處如何給之如禁軍以渭北白渠勿民棄腴田分給之有此一句而天下府兵所耕之田則不見如何督之如何檢察勸課之且

府兵散在天下而隸於諸衛折衝都尉府諸衛府在京師平日如何統屬關內道近尙可若遠者殊不曉其統屬之法其平日受治於州刺史縣令與其所出租庸調與平民同乎異乎皆不得知以意度之軍將副坊主大約似今衛守備耳下文云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又云府兵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無握兵之重此二段稍見寓兵於農崖

略然於所謂征者略見之矣而所謂防守衛者則全未之及

杜牧樊川文集第五卷原十六衛篇多是議論亦不見制度中一段云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穡積糴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及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此段亦頗見征防守衛之槩

置府之數各書互異

新兵志云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

衛文獻通考一百五十一卷引章氏曰

名俊卿著山堂考索

會

要云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
奏議則以爲太宗置府八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原
十六衛上畜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
四其數不同愚謂章氏所考數不同者猶據他書今
觀新百官志折衝都尉下注三輔及近畿州都督府
皆置府凡六百三十三與會要同與兵志已自相違
又兵志言關內二百六十一而地理志關內道所載
府凡二百七十五二者亦不同何也

新書意主簡明
愛惜筆墨甚矣

而此段百官志注文與兵志多重複何不歸併一處而於官志但云詳兵志又杜牧原十六衛篇自注又云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甚分明不知何以互異如此

兵志校誤

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云云一段說農隙閱武之法內二人校之人合謀而進云云上人字衍又左右擊鉦少却云云右當作校二字文獻通考誤與汲古閣新兵志同以意改此在京師教閱訓練也天
下州縣府兵如何訓練則不可考

彊騎

新兵志府兵之法壞番役更代不以時衛士稍亾匿

宰相張說請一切募士宿衛開元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彍騎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衛爲六番案張說傳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彍士優其科條簡其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彍京師後所謂彍騎者也據此似其初本府兵散居各州郡番上宿衛說所募則聚居京師以十二萬兵聚居京師勢有不給故復分隸之而所分隸亦但在近畿無遠者兵志空發議論多紀載實制少文獻通攷抄

撮而已無所發明故不能詳悉

方鎮節度使之兵

舊書於地理志中說方鎮兵制新書則摭入兵志雖意在移易其篇名以竄改閱者之耳目但舊無兵志故入地理此等本是兵事入兵志是也惟其所敘各道之各軍各守捉各城各鎮與舊地志頗多互異此等皆是實法實事作者固不便以意妄造欺人自是各有所據大約新書據後定者然以新書之立意欲求異於舊書則此等互異處斷不可偏信新而廢舊如舊地志平盧二軍此一軍又范陽彼九軍此十六

軍又河西彼八軍此十軍又隴右彼九軍此十八軍
又劔南彼六軍鎮此十軍三十八鎮又嶺南彼二軍
此六軍其他數雖同而名亦多異至於福州經略軍
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
曰河南道此二段似與舊地志更大不同考江南道
河南道並非節度道名彼但云福州刺史萊州登州
刺史領之恐此志據後定者至於朔方經略豐安定
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
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考此
九軍六城一守捉舊地志皆爲朔方節度所管而此

乃以爲關內蓋其實是朔方節度所管但在關內道界中耳似異實同也

三蒼說文字林

舊經籍志小學類三蒼三卷李軌等撰郭璞解李軌當作李斯又三蒼訓詁二卷張揖撰說文解字十五卷許慎撰字林十卷呂忱撰愚案三蒼說詳二十二卷史籀所作史篇十五篇西漢時著於功令學僅能諷乃得爲史建武雖亡其六殘本尙存今唐志遂不載則已亡矣竊疑魏晉南北朝人好古者多何以致亡據漢志三蒼多取史篇文字然則史篇卽在三蒼

中士子以其不必兩習故亡耳然三蒼故在也呂忱
晉人晉書無傳其爵里可考者北史三十四江式傳
延昌三年式上表稱晉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而
隋書經籍志則云弦令其字林卷數江式云六卷已
與舊唐志不同封演聞見記第二卷文字篇又作七
卷新唐藝文志又作十卷宋史藝文志又作五卷其
作書之旨江式云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
章句隱別古籍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封
演云呂忱按羣典按異字按字林亦五百四十部凡
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

者是忱所益張參五經文字序例云許叔重收集籀篆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爲訓注謂之說文後有呂忱又集說文之所漏略著字林五篇以補之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書之要有不備者求之字林自注云若祧禍逍遙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就江式封演張參說尋之規模約略可睹新書選舉志云凡學館諸生九經外讀說文字林三蒼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張參亦云今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唐時三書與蔡邕石經並立學課士如此宋史

藝文志雜亂無章誠難深據姑就考之此志已無三
蒼則三蒼亡於宋然猶有字林不知何時又亡之尙
幸說文歸然特存若有神物護持學者未通此書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蒼頡埤蒼

漢志又有蒼頡篇卽三蒼也但合之耳今舊唐經籍
志新唐藝文志皆有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撰似唐尙
有此書宋志則亡矣又曹魏張揖撰埤蒼似是埤益
蒼頡者又撰廣雅以廣爾雅二書新舊唐志亦皆有

舊埤蒼下注
張揖撰誤

隋曹憲注廣雅避諱改博雅宋志直言

曹憲博雅非也而無埤蒼則亦亾於宋今吳琯刻廣雅存陽湖孫星衍采羣書所引蒼頡篇興化任大椿采字林皆成卷帙雖不全稍存古人面目

唐以前音學諸書

小學有二首文字次聲音論其根本聲音原在文字之前論其作用必以文字爲主聲音反在所緩蓋二者皆易變亂但文字實聲音虛旣從實處捉定聲音雖變不怕唐以前字學書存者尙多而說文之存尤爲斯文之幸能通說文得其門而入可與言學矣其次則聲音亦宜稍留意觀舊唐經籍新唐藝文志唐

以前音學諸書竟無一存者惟廣韻雖宋人所修尙存唐人規模

字學書史籀已有音學書魏晉以下方有今既盡亡而劉淵王子新刊禮部韻略陰時夫韻府羣玉併二百六部爲一百六部變亂舊章者盛行於流俗有志之士反而求之廣韻其亦足以知聲音矣乎曰否廣韻雖仍存魏晉齊梁及唐人面目但李登呂靜沈約諸一作韻書祇據當時之音爲定而已不能追考三代以上之音也宋吳棫才老作韻補五卷雖有意考古音然實不知古音濫取漢魏隋唐之文異於今者

卽以爲古雜亂謬誤明陳第季立毛詩古音考四卷
屈宋古音義三卷稍知求其原本直至顧絳寧人音
學五書及韻補正出古音始復存予深信篤好之友
人戴震段玉裁議顧氏尙有失予未能究通且從顧
氏

寧人宿傳青主家晨未起青主呼曰汀芷矣寧人怪
而問之青主笑曰子平日好談古音今何忽自昧之
乎寧人亦不覺失笑古音天呼若汀明呼若芷故青
主以此戲之然則古可好不可泥也聲音固爾文字
亦然蓋聲音文字隨時而變此勢所必至聖人亦不

能背時而復古文字雖易變說文不亾則字學常存
此書殆將與天地無終極字不虞其變也聲音雖易
變皆變在未有韻書之前李登呂靜沈約諸人過小
功大既有韻書音亦不虞其變也蒼頡古文史籀大
篆李斯小篆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隸書吾從
衆也惟於隸書中去其舛謬太甚者使不違古篆之
意且於唐宋史鑑所無徐鉉新附所無之字屏而不
用亦足矣古音不可不知也如用之則吾從唐宋亦
吾從衆也要惟讀周漢以前書用古音讀晉唐以後
書用今音斯可矣大約學問之道當觀其會通知今

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心存稽古用乃隨時並行而不相悖是謂通儒

聲音文字學之門也得其門者或寡矣雖然苟得其門又何求焉終身以之惟是爲務其佗槩謝曰我弗知此高門中一司閽之老蒼頭耳門戶之事熟諳極矣行立坐臥不離乎門其所造詣鈴下而止不敢擅自升堂階況敢窺房奧乎予於此等姑舍是因讀新舊唐志附論之

開元禮

唐禮莫著於開元舊經籍志有大唐新禮一百卷房

元齡等撰此貞觀禮也而無開元禮新藝文志則以
新禮爲大唐儀禮注云長孫無忌房元齡魏徵李百
藥顏師古令狐德棻孔穎達于志寧等撰貞觀十一
年上而又載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注云長孫無忌
許敬宗李義府劉祥道許圜師韋琨蕭楚材孔志約
等撰顯慶三年上又載開元禮一百五十卷注云開
元中通事舍人王岳請改禮記附唐制度張說引岳
就集賢書院詳議說奏禮記漢代舊文不可更請修
貞觀永徽禮爲開元禮命賈登張烜施敬本李銳王
仲丘陸善經洪孝昌撰緝蕭嵩總之新選舉志云凡

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
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與正員又云貞元二
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然則此書立於學官
以爲科目課試取士其重如此

李涪以開元禮及第
見北夢瑣言第九卷

所以藝文志別載開元禮義鏡一百卷京兆義羅十
卷類釋二十卷百問二卷皆所以發揮此書之義其
學盛矣舊志之不載誠爲闕漏宋史二百四卷藝文
志三儀注類仍有之并有百問類釋而又有儀鏡五
卷韋彤義釋二十卷義鏡略十卷教林一卷是宋代
此學猶在逮及元明遂無聞焉各家書目皆不見惟

朱先生彝尊集中有跋予從平望汪鳴珂借錄凡一百有八卷今存

唐律

夫子稱信而好古又稱好古敏求居今日而言古唐以前書是也朱先生彝尊跋石藥爾雅云唐代遺書傳世者罕矣此真一語破的蓋其生平搜奇訪祕專務博采晚乃有見故能爲此言竊謂唐人之書如石藥固無甚關繫卽開元禮亦非至要獨唐律之僅存者乃爲希世之寶元泰定四年刻柳贊爲序附以王元亮釋文者朱先生亦有跋以舊志所載刑法類中

各書考之不知元刻唐律當志中何家予訪求三十年不獲近始鈔得

員半千

新藝文志第五十別集類員半千集十卷董衝唐書釋音第五卷音王問切則當讀若運矣吳曾能改齋漫錄第三卷辨誤篇謂左傳伍員陸德明音云平聲唐員半千十世祖凝之仕劉宋奔元魏本彭城劉氏以忠烈自比伍員改姓員則員姓正當爲平聲董音誤竇苹音訓曰唐人讀半千姓皆作運未詳何據張嘉貞薦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靖崔訓位清要當時語

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員姓音誤久矣前涼錄已有
金城員敝此姓不始疑之又共閭姓苑云員氏其先
楚令尹子文鬬伯比之子育於鄖公辛辛生鬬懷員
蓋辛之後平王時敖爲大夫則此姓又不始於敝鄖
音云則員不當音運以上皆吳說愚謂元黃公紹韻
會第六卷員于權切音與元韻元同詩聊樂我員員
于爾輻景員維河竝音云行人子員伍員音亦同唐
員半千董衝音運寶華書至元而亡今惟董衝存此
類正如繇欽之繇音若婆姑仍唐讀毋庸辨正吳曾
掇拾徒長蕪蔓愚所不取

新唐列傳第三十
七卷半千有傳

李康

李康玉臺後集十卷晁氏讀書志作李康成此脫一字

唐人文集

舊志載唐人文集只百餘家新志約六百餘家今世宋元集數見不鮮唐人集則寥寥矣張天如但采漢魏六朝不及唐人予訪求數十年又有友人張德榮吳璽相助所得頗博王阮亭居易錄一則云朱竹垞言所見唐人文集自韓柳元白數集外則張曲江顏魯公獨孤及劉禹錫元結李衛公陸宣公杜牧沈

亞之歐陽詹呂溫李觀司空圖皮日休陸龜蒙羅隱
皇甫湜李翱孫樵劉蛻黃滔二十餘家皆予所及見
者若富嘉謨吳少微李華蕭穎士賈至李翰樊宗師
梁肅盧肇馮宿劉軻之徒皆不見其全矣竹垞阮亭
皆見之二十一家予少呂溫劉蛻餘皆有竹垞見阮
亭未見之十一家予有李華餘皆無此外竹垞阮亭
未舉及而予有者又數家合人間所習見共約四十
家以新志考之未及十之一新志有詩無文者亦以
充數予則徒詩者不取

明蜀刻權德輿集但有詩
文則目錄空存故置不列

明代諸公初論不讀唐以後書此輩固不讀唐以後

書矣而亦何嘗讀唐以前書乎勦其字句襲其聲調
但以供詩文之用遂可謂之能讀乎若果實能讀徧
唐以前書雖未讀唐以後書吾必謂之學矣然果實
能讀徧唐以前書其勢亦必須會通宋元必不能截
然自唐而止盡斷鴻溝矣經學史學姑不論卽唐以
前文集七才子所摹擬大抵不過幾名家幾大家且
多看選本少看全集博觀而約取去短而集長惟深
心嗜古之士爲能然也

新食貨加詳

新食貨志較舊志加詳約幾倍之有餘似勝于舊

庸法新舊不同

新食貨志授人以田取之以租庸調之法用人之力
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曰爲絹三尺謂之庸有
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二十日者租調皆免舊
書旬有五曰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二者旣不同
新加役二十五日者二十日者亦似互誤

餽

新食貨志凶荒潰散餽死相食說文卷五下食部餽
飢也俗誤作餽說文無此字已見前六十八卷

澹

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澹常平
本錢澹舊作充俗作贍在說文卷六下貝部新附

鈇

輓夫繫二鈇于臂而繩多絕說文十四上金部新附
鈇裂也从金爪普擊切與此文義不合且董衝唐書
釋音第五卷音攻乎切則从瓜不从爪然此字他書
未見有用者董氏亦但釋其音不解其義也詳考之
新書此條實采自張鷟朝野僉載第二卷彼詳述楊
務廉於陝州三門鑿山燒石施棧道牽船運米益小
人立苛法徒病民而無利于國其害如此此新書之

采小說而有益者舊書則無鈇乃俗字張鷟用之而
新書仍之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五

盧承慶參知政事

新宰相表顯慶四年五月丙申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承慶本傳作同中書門下三品

神龍二年應添一句

神龍二年七月辛未流暉於嘉州彥範於瀋州恕已於環州元暉於古州東之於瀧州此下應添一句云暉彥範恕已尋皆被殺此後如昭宗朝裴樞獨孤損

柳璨之類遺漏其被殺者甚多此表之例宰相除拜
罷免貶竄誅次皆書而自亂其例者却不少今不備
及

論方鎮表

方鎮之建置分割移徙最爲糾紛以唐一代變更不
一竟無定制所以覽史者苦於眯目舊書無表新書
特補方鎮表開卷瞭然此新書之最善者但舊地志
於節度使亦曾分作兩番敘述前面先列十節度開
元二十一年所置每道用小字注其治所及所管後
而又列四十七使係至德以後所置亦每道用小字

注其治所及所管十節度易於明了如舊志所列已足其四十七使分合更易繇若亂絲此非表不能整理而舊志但累歷而舉之豈能條析乎且兵自宜別爲志方鎮自宜別爲表盡入地理一何喧混此新書體裁所以爲善也其以十道節度入兵志以四十餘使入方鎮表瓜疇而芋區之此亦出於不得已要之十道者卽四十餘使之先聲四十餘使乃十道之後局也相爲首尾不可離析今兵志有其始制不見後來改更方鎮表但有後事不見其初來歷此合之則兩美離之則兩傷而作者竟不得不出於此何也避

重復也竊謂重復固不可然宜於兵志敘完各道節度所管軍城鎮守提之下轉到開寶亂後事添入醒目之語云自肅代以後增置節度愈多列鎮相望星羅棋布其建置沿革詳見方鎮表自是天下府兵昔時隸籍衛府者皆變爲方鎮之兵天子不得而調發之矣又方鎮表敘首云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將列衛以居內有事則將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將之事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數語略見府兵大槩正與兵志中語相髣髴此下乃直接及其晚也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城池之固器甲之利舉而予

之云云其下又接方鎮之患各專其地連衡叛上以
力相併云云末經結云可不戒哉下卽編年列表其
冒頭本說府兵法制之善而下半段直說方鎮爲害
亦不說作表緣起轉落承接處睂目全不分曉宜於
不得以有之之下接云此府兵之制所以爲善也其
後弊壞睿宗之世始置節度使開元增置有八所管
守捉軍城鎮詳見兵志天寶大亂自是增置諸鎮凡
有數十然後接土地之廣云云至末可不戒哉之下
宜云今斷自景雲元年列其疆域建置作方鎮表如
此方明析達心則其言略不爲下學之地此其病也

方鎮表與他家互異

新方鎮表與舊地志所列至德後四十七使及杜氏
通典州郡門皆有互異處其名稱其體制其品秩其
管轄其職掌頻經改易又數數叛服不常紀載之紛
岐固難畫一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據自序稱四十
七鎮方鎮表所列凡四十四鎮吉甫書進於元和八
年方鎮表始景雲至唐末其數之不同今未暇詳考
且吉甫書已闕六卷就其存者與新表舊志參對三
者已各不同移徙分割紛亂不可爬梳不耐更參求
矣

方鎮但表其地未表其人

新方鎮表但表其地未表其人亦一恨事竊謂宰相世系舉宰相家之子弟族姓盡陳簡冊方鎮乃一代興亾所繫較彼尤切若能取新舊各列傳及唐人文集碑刻小說臚其人而表之年爲經地與人爲緯尤爲史家快舉予老矣欲辦此鉤稽甫始便覺目眩魂搖嘗勸友人諸廷槐成之尙未脫藁

宰相世系先後之次

宰相世系表編次先後理須立爲義例而眾姓未便以意爲先後也故仍依除拜之先後宰相年表首列

武德元年六月裴寂拜右僕射知政事世系表卽以裴姓居首而凡此姓中各房所有宰相直至唐末俱以類從敘畢裴姓卽及劉氏者以劉文靜卽次裴寂爲納言也此例甚妥

世系表與年表例不同

宰相年表陳叔達之下卽次以涼州總管楊恭仁遙領納言但遙領不同真授故世系表不數越過恭仁而先及封德彝德彝之下恭仁卽入爲吏部尙書兼中書令故以楊氏次之年表楊恭仁之下卽次以宇文士及權檢校侍中檢校亦非真授故世系表越過

宇文氏不數先列高士廉然則世表之例以遇領檢校不數而兼銜者仍數之與年表例不同

楊氏越公房

宰相世系表楊氏越公房自中山相結傳至越恭公鈞號越公房其後傳至國子祭酒寧生四子汝士虞卿漢公魯士皆貴錢希白南部新書卷乙同而此下所敘則不同南部新書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巖巖生郁郁生覃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爲翰林承旨學士隨僖皇幸蜀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

相阻遂不歸巖侍行十六矣我曾祖武肅辟之幕下
先人承襲巖爲丞相及叔父西上巖以圖籍入覲卒
於秀州年八十餘巖之第三子曰鄖入京爲員外郎
分司判西臺卒鄖之子曰蟻曰蛻蛻淳化三年登科
司封員外郎蟻之子曰侃端拱二年成名今刑部郎
中直集賢院希白是錢鏐之曾孫元瓘之孫侗之子
叔父倣納土歸宋巖爲其丞相故奉圖籍將入覲而
歿於路也世系表則以堪爲知退之弟非其子郁爲
魯士子思實之子與南部以爲虞卿元孫之子者大
不合且魯士旣與汝土虞卿漢公嫡兄弟汝土虞卿

漢公官位皆顯於文宗之初年則魯士當不大遠何以隔百四五十年至宋太宗卽位之八年其孫方得成名此大可疑而楊氏旣官於吳越希白於祖父寮屬親與周旋知之必審舊書虞卿傳亦以堪爲知退弟與世系表同而與南部不合疑舊書亦誤乃又以汝士爲虞卿從兄非嫡兄則又與世系表不同矣世系表追溯其上世宗派直至秦漢三代者往往附會荒誕洪邁容齋隨筆第六卷已辨之若其支裔仕唐者宜皆可信然猶不免多所抵牾若此

李元紘衍

李氏除宗室自入宗室世系表外其非宗室而入宰相世系者分而爲二曰隴西曰趙郡隴西定著四房武陽姑臧墩煌丹陽趙郡定著六房南祖東祖西祖遼東江夏漢中也丹陽李氏有元紘是武后宰相昭德之子而漢騎都尉陵裔李氏又有元紘相元宗丹陽李氏下元紘二字必是傳寫誤衍非同姓名者

觀大冲華

趙郡李氏南祖之下有觀無位而東祖之下亦有觀則注云監察御史考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十四李元賓墓銘云李觀字元賓隴西人則非趙郡甚

明其下文又言觀登進士第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
新書文藝傳皆與之合則非此南祖東祖之下一無
位一御史又甚明乃文藝傳先言李華趙州贊皇人
是趙郡矣其下文言從子觀字元賓云云不合一也
文藝傳華曾祖太沖今世系表趙郡東祖下大沖雖
爲華曾祖一行而華曾祖自名贊王太沖曾孫中無
華不合二也文藝傳太沖官祠部郎中華官右補闕
而世系表太沖官雍王友華無位不合三也表傳牴
牾如此

兩泌縣

趙郡東祖下有父名泌子名繇者泌無位繇懷州錄事而遼東李氏又有泌字長源相德宗子繇和州刺史已屬可怪乃一百三十九卷有李泌傳後附其子繇傳甚詳明首言泌爲魏八柱國弼六世孫世系表敘趙郡各房之先人不及弼且繇傳言其歷隋州亳州二刺史與表和州亦不合種種齟齬皆不可解

元和太和開成間李氏六宰相

世系表趙郡李氏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楷五子輯昆稱南祖芬勁稱西祖獻稱東祖趙璘因詒錄卷二商部云趙郡李氏三祖之後元和初同時各一人爲

相蕃南祖吉甫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太和開成
間又各一人前後在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蕃再
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從諸族罕有今考宰相年
表元和初固有李藩李吉甫李絳三人因話作蕃者
特傳寫誤而世系表絳出東祖吉甫出西祖與因話
合至藩則世系末段總敘某房宰相若干人數內藩
在南祖之列亦與因話合獨橫格內有脫誤遂似無
可考世系德裕爲吉甫子固不待言而固言亦列南
祖下云字仲樞相文宗再考舊書藩傳曾祖至遠天
官侍郎壁州刺史祖畬考功郎中父承湖南觀察使

新世系表南祖下鄭令休烈生五子長鵬字至遠壁
州刺史鵬子畬字玉田考功郎中畬子承山南東道
節度使承子潘舊稱鵬爲至遠者唐人多以字行也
承官與舊異當以世系表爲正也潘卽藩傳寫誤又
脫去字叔翰相憲宗六字也汲古閣板號精善而脫
誤甚多未見勝他本往往如此至遠之第四弟希遠
希遠子并并子峴峴子固言則固言於藩爲同高祖
總麻弟兄當云三從弟因詰云再從弟微誤其珏世
系雖列於東祖但絳是東祖胤之後此爲嫡支若珏
則別一支跣行另起但云東祖之後又有謬自謬更

五傳至珏謬於獻其世次已無考況珏與絳乎則因
話謂珏爲絳近從者誤又世系南祖有敬元相高宗
而東祖又有平陽令敬元按其年數輩行平陽令實
在後雖服屬已遠但族中有宰相竟與同名無此理
此亦傳寫誤

李氏宰相世表遺漏

玉泉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
直過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
皆登宰執惟福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今
世系表無三人者宗室世系表亦云某房宰相若干

人石程福已入彼表故也惟宰相年表會昌二年尙書左丞兼御史中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皆無疑遺漏大約他姓遺漏尙多今未暇詳考

舊一百七十六讓夷傳隴西人則非宗室

鄭氏北祖南祖各房

趙璘因話錄卷二商部云司徒鄭真公與其宗叔太子太傅細俱佳招國太傅第在南出自南祖司徒第在北出自北祖時人謂之南鄭相北鄭相司徒堂兄文憲公前後相德宗亦謂之大鄭相小鄭相焉案真公當作貞公傳寫誤餘慶也招國長安坊名屢見李

商隱詩此種乃小說家閑話而新書於餘慶傳遂撫

入之又以招國爲昭國

張鷟朝野僉載卷一云貴主家昭國里

未知孰

是宗叔者猶言族叔蓋雖同宗而疏遠無服攷宰相世系表鄭氏後魏建威將軍南陽公華爲北祖其弟簡爲南祖華生允伯允伯生幼儒幼儒生敬德敬德生撝撝生弼誠弼誠生九思九思生曾曾生長裕長裕生慈明慈明生餘慶此爲北祖一派簡生季駒季駒生宵宵生伯欽伯欽生孝紀孝紀生過庭過庭生崇業崇業生杳杳生羨羨生細此爲南祖一派細雖於餘慶爲叔父然細之十世祖方與餘慶之十一世

祖爲嫡兄弟故曰宗叔趙璘與世系表合也新於餘慶傳乃改爲從父細從父者父之同祖弟兄方可稱之此非是於細傳云餘慶從父行添一行字便妥又新餘慶及細傳不載其祖父之名與官舊書傳則載之與世系表多同而餘慶父單名慈則脫下明字文憲公珣瑜也新書珣瑜傳作文獻未知孰是堂兄是同祖弟兄按世系表餘慶之父慈明與珣瑜之父諒皆許州刺史長裕之子則趙璘與世系表合璘於末自注云其後門內居台席者多矣按世系表珣瑜之子覃相文宗朗相宣宗餘慶之孫從諫相僖宗故璘

十七史商榷卷八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新舊唐書十六

舊書避唐諱

劉昫以唐爲本朝故避其諱而亦有不諱者此乃後人所改其諱者則改之未盡耳如舊林士宏傳持書侍御史持本治也而封倫傳仍有治書侍御史唐臨劉文靜傳右驍衛大將軍劉宏基原本無基字而長孫順德傳劉宏基原本仍有基字宏基本傳及長孫无忌傳同此類甚多不可枚舉聊一見之至於一百

十七史商榷

卷八十四

三十四卷馬燧渾瑊傳贊云再隆基構克殄昏氛連用隆基二字則不可解

宗室諸王

宗室及諸帝子舊皆按其時代而分廁之新改爲總聚於諸臣之前二者似皆可

開國名將戰功甚略

尉遲敬德秦叔寶等皆百戰名將新舊書於其戰功敘述甚略蓋草昧之初未立記注事多湮沒

一事並載各傳文複宜併

舊書一事而各傳並見其文重複者頗多俱宜歸併

一處如劉文靜傳文靜與劉政會投急變告副留守
王威高君雅反此事政會傳又重出之宜歸併一處
李綱傳巢王元吉授并州總管宇文歆爲佐放縱攘
奪百姓歆上表奏之坐免尋又復職劉武周來攻并
州元吉棄城遁歸高祖欲斬宇文歆綱諫止之後元
吉傳與綱傳重複者凡四五百字宜歸併一處房元
齡傳貞觀元年論功行賞以元齡等爲第一梟從父
淮安王神通與之爭論一段已載神通傳宜歸併一
處酷吏來俊臣傳脅狄仁傑承反不肯從王德壽牽
楊執柔書被頭帛寄子光遠訟冤俊臣又代爲謝死

表召見知其僞得出此事已見仁傑傳但俊臣傳視彼稍詳宜歸併一處又李善曹憲之弟子而邕之父也舊書於儒學曹憲傳後已附善傳而邕在文苑傳又復詳敘善事兩處雖稍有詳略不同然大槩無異宜歸併一處又楊炯傳載炯所議冕服之制多與禮儀志複出宜歸併一處所謂歸併一處者非謂已見彼傳此傳可不見也但宜詳於一傳而於他傳之互見者則刪之極簡云詳某傳如此乃爲得體既令事蹟詳明又不煩浪費筆墨

朱敬則傳與三從兄同居財產無異一傳之中重複

敘述其疏尤甚更不待言

新書自稱爲文省於舊然如來濟高智周傳本係閑談而兩處複載此類頗多已見吳縝糾謬第十二卷又如第百八十二卷崔遠傳載其祖母唐乳姑事已見柳玭傳此尤重出可厭

舊書各傳無字者多

史家列傳之體每人輒名字並舉此常例也舊書各傳亦舉其字而其無字者則甚多如宗室襄武王琛廬江王瑗溫大雅之弟彥博鄭善果之從兄元璿李大亮之族孫迴秀字文士及高祖子衛王元霸號王

鳳李勣岑文本兄子長倩之子義薛收子元超之從
子稷崔仁師之孫湜湜弟液太宗子恒山王承乾庶
人祐楊纂纂族子宏禮劉德威子延景柳亨子志寧
韓瑗上官儀崔敦禮盧承慶劉祥道許敬宗李義府
子湛張儉劉仁軌裴行儉子光庭唐臨張文瓘
裴炎劉禕之魏元同韋思謙子嗣立蘇瓌子頌狄仁
傑族曾孫兼謨桓彥範敬暉趙彥昭宗楚客婁師德
薛訥李嶠崔融姚崇李元紘嚴挺之子武舉構盧從
愿李朝隱王珣韋湊湊從子虛心虛心父維韓思復
辛替否劉子元子貺餽秩迅貺子滋蕭穎士郭知運

子英傑英父王君奭韋堅崔圓杜鴻漸馮盎阿史那
社余叔祖蘇尼失子忠契苾何力子明房琯張鎰高
適苗晉卿裴冕裴遵慶元載第五琦令狐彰張鑑李
抱真李寶臣李光顏馮宿蕭俛從弟倣馬植劉瑒豆
盧瑑竇德明姪懷貞長孫敞敞從父弟操崔知溫張
知謩歐陽詢張後允肅德言許叔牙王紹宗祝欽明
徐齊暉杜易簡從祖弟審言沈佺期陳子昂宋之問
闡朝隱李適賀知章王勃李邕唐次李嗣真吳筠以
上諸人舊皆無字以新書考之則琛字仲寶瑗字德
圭彥博字大臨元璿字德芳廻秀字茂之士及字仁

人元霸字大德鳳字秀成勣字懋功義字伯華稷字
嗣通湜字澄瀾液字潤甫承乾字高明祐字贊纂字
續卿宏禮字履莊延景字冬日亨字嘉禮志寧字仲
謐瑗字伯玉儀字游韶敦禮字安上祥道字同壽敬
宗字延族湛字興宗儉字師約仁軌字正則行儉字
守約光庭字連城臨字本德文瓘字稚圭炎字子隆
禕之字希美元同字和初嗣立字延構頌字廷碩兼
謨字汝諧彥範字士則暉字仲暉彥昭字興然楚客
字叔敖師德字宗仁訥字慎言嶠字巨山融字安成
崇字元之元紘字大綱武字季鵬構字隆擇從愿字

子龔朝隱字光國正字仲山湊字彥宗虛心字無逸
維字文紀思復字紹出替否字協時貺字惠卿餽字
鼎卿秩字祚卿迅字捷卿滋字公茂穎士字茂挺英
傑字孟武英又字元武君龔字威明堅字子全圓字
有裕鴻漸字之翼益字明達忠字義節明字若水琯
字次律鋤字從周適字達夫晉卿字元輔冕字章甫
遵慶字少良載字公輔琦字禹珪彰字伯陽鑑字季
權一字公度抱真字太元實臣字爲輔光顏字光遠
宿字拱之倣字思道植字存之瑑字子全豆盧瑑字
希真懷貞字從一敞字休明操字元節知溫字禮仁

知審字匪躬詢字信本後允字嗣宗德言字文行叔
牙字廷基紹宗字承烈欽明字文明齊暉字將道審
言字必簡佺期字雲卿子昂字伯玉之問字延清一
名少連朝隱字友倩適字子至知章字季真泚字子
羽邕字太和次字文編嗣真字承胄筠字貞節新書
必非妄造舊不如新

又如房喬字元齡而新云元齡字喬本碑同舊書于
志寧無字而新云字仲謐此見崔敦禮碑新與碑同
碑乃當時所立而新與之同知其非妄裴行儉字張
說撰神道碑正與新書合見英華八百八十三卷行

儉子光庭字張九齡謨神道碑正與新書合光庭卒于開元二十一年碑立于二十四年契苾明字婁師德謨碑正與新書合碑立于先天元年李光顏字李程謨碑正與新書合碑立于開成五年足見新書之確惟孔穎達新舊皆云字仲達而本碑云字冲遠此以字相似而誤也

此外如尉遲敬德闢立德高季輔蘇定方徐有功王方慶唐休璟徐彥伯郭元振元行冲張道源徐文遠陸德明舊皆無字而新則云尉遲恭字敬德以字行闕讓字立德以字行高馮字季輔以字行蘇烈字定

方以字行徐宏敏字有功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王
綝字方慶以字顯唐璿字休璟以字行徐洪字彥伯
以字行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元澹字行沖以字顯張
河字道源以字顯徐曠字文遠以字行陸元朗字德
明以字行並當以新爲正

若李嗣業字張嘉貞郭子儀劉允濟舊皆無字而新云
李嗣業字嗣業張嘉貞字嘉貞郭子儀字子儀劉允
濟字允濟此等在今日觀之則殊屬可笑反不如舊
書之佳然考之前史亦自有此等如梁書劉孝綽字
孝綽之類

蕃將儘可無字而云尙
可孤字可孤則無謂

至於崔允字昌遐而新云字垂休此則二書各有字而不同者舊韋機新作韋宏機舊盧鴻一新作盧鴻此則并其名亦不同者舊張知謩蒲州河東人而新云幽州方城人舊李嗣真滑州匡城人而新云趙州柏人人舊吳筠魯中儒士而新云華州華陰人此又鄉貫之不同者

美惡宜別卷

凡作史者美惡必宜別卷所以類族辨物使薰蕕異器閱者一覽可知舊唐書不然姚璿邪佞乃與狄仁傑同傳王及善杜景儉朱敬則皆屬清正而以楊再

思小人與之同卷亦非其類新書則及善景佺自與王綖等同卷朱敬則與狄仁傑郝處俊同卷再思改爲與宗楚客祝欽明等同卷欽明鄙劣小人舊乃入儒學傳新改之極當又如僕固懷恩之反辛雲京釀成之而舊乃與李光弼同卷李正己背叛而舊乃與薛嵩令狐彰田神功同卷陸展非小人舊至與柳璨相次凡此皆以新書所改爲允若劉元佐董晉陸長源劉全諒四人者情事相連舊合爲一卷尙可乃將李忠臣李希烈吳少誠及弟少陽子元濟一并攙入同卷亦爲非類新改忠臣入叛臣希烈入逆臣是也

但元濟不入叛臣則又未妥

段秀實顏真卿恰好合傳天造地設馬燧渾瑊同傳
秤停而出搭配極精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皆聚
斂小人自宜類聚新書每事必與舊書違異而於此
等處亦不能出其範圍

前史惟晉書中間亦有忠奸同在一卷不拘其類者
此必別有相與類敘之道其中頗有關涉不便分析
故耳舊書間有可援此爲例者如第五琦班宏皆小
人而劉晏無大劣跡居官頗有可稱三人亦似不宜
同卷而同卷者或以其皆理財賦亦可類從新書每

多改舊而劉晏以下五人同卷則仍之田承嗣田悅等之凶逆田宏正田布父子之忠貞一門之內善惡判如冰炭然因事類記或不得不聚於一卷中此似亦未可以編次不倫責之

可以無傳而有傳

趙涓李紆鄭雲達官非要重又無大功大過皆可不立傳舊皆入列傳殊爲煩冗新旣稱爲文省於舊於此等正宜省之乃仍存之又取舊書忠義中之庾敬休儒學中之徐岱馮伉文苑中之王仲舒併入共爲一卷實皆可以不載者明知其贅而闕論贊則更

爲非體矣敬休之祖父不過遇亂逃匿未嘗有抗節
不撓捐軀殉國之事未可言忠義至敬休安流平進
乃列爲忠義殆因其祖父而誤入之舊書之謬于此
爲甚改入列傳雖稍勝其實敬休亦可無傳又舊良
吏中如閻濟美者新改爲列傳此求異於舊書耳其
實此人毫無事蹟刪去可也

當有傳而無傳

裴樞舊附在裴遵慶傳而與樞同歿之獨孤損崔遠
陸展王溥趙崇王贊皆并命於白馬驛者惟展有傳
餘皆不見有傳此爲闕事又舊宦官中無仇士良此

疏漏之甚者新書補之甚善此外應載而不載者兩書皆有之

美惡不別卷可無而有當有而無舊書于此三種弊病已見于呂夏卿唐書直筆新例卷末一段中者今不重出

王通隋唐二書皆無傳

邵氏遠平曰王通擬經宋儒譏其僭然正學蔡蕪通崛起河汾毅然自任就其所至豈出陸德明顏師古孔穎達下乃隋史既逸其傳唐書又不補入殊屬闕然愚謂通隋人唐書本不當有專傳然新舊隱逸傳

於通之弟續傳中已附見通事非全不見也而舊書
乃云通自有傳則史之駁文耳且以通之浮虛無實
原未足比德明諸人而今所傳文中子在唐已多尊
信之者如陸龜蒙笠澤叢書卷乙送豆盧處士謁宋
丞相序云文中子王先生中說與法言相類文中子
生於隨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
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
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
佐之道隨文中子沒門人歸於唐盡發文中子所
授之道左右其治皮日休文藪第四卷文中子碑云

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
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
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
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孟子之門人
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於盛時較其道與孔
孟豈徒然哉司空圖一鳴集第五卷文中子碑云仲
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
百年之祚亂極於周齊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
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
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

矣又第九卷三賢贊云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皆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皮陸司空皆未免於誕至趙宋妄人阮逸爲中說注又多增竄非盡出通手也假如其說唐初房杜輩皆出通門下平日講道論德佩服訓言後得君秉權位極將相縱不能表彰先師備加崇奉而隋書實出諸公手爲立一傳何難乃亦靳之有是理乎腐頭巾卹學究牛宮傍敎三五兒童曰長渴睡無以自遣援筆輒效聖經開口自任道統非王通阮逸輩爲之作俑哉